

明史藁

列傳第八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鄧繼曾

劉最

朱

澗

馬明衡林應驥

陳

道

楊言

劉安

薛

侃

喻希禮石金

楊名

郭弘化

劉世龍

徐申

張選

黃正色

包節

弟孝

薛宗鎧

曾翀

楊最

顧存仁王納言

高金

劉魁

沈束

楊思忠等

何光裕

楊允繩

馬從謙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間進士授行人世宗卽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

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靈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啟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荅天戒矣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陳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託之漸尋言興府從駕官不宜濫授帝納之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爲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禮繼曾亦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日二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祀日內廷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期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久病繼曾論罷之宣大關陝廣西數有警中原盜竊發繼曾陳戰守方略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三年帝漸疎大臣政率內決繼曾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勅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荅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詔獄掠治謫金

壇縣丞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徽州知府卒帝初踐阼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於切直帝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中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爲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最極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劾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論救不納已而東厥

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

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救之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赦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朱澗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二嘉靖二年成進士明年春與同縣馬明衡竝授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澗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

未決二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於上下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之帝必欲殺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宥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兩人遂廢廷臣多論薦不復召濶爲人長者不欺人或爲人欺亦不校與明衡皆貧濶尤甚鄉里利病必與有司言雖忤弗顧家居三十餘年卒明衡字子萃父思聰死宸濠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爲御史卽與濶同忤罪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

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近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爲御史以救兩人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爲民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覈各官莊田帝以其數稍參差有旨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卽有誤當罪臣尚書交總領部事安能徧閱今旬日閱戶工二尚書相繼令對狀非尊賢優老之意疏入奪俸以救澗等謫徐聞縣丞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行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末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卽上言邇者仁壽宮災諭羣臣修省臣以爲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

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璠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格

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
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
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竝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竝大宗
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荆王業也欲襲世
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
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旣罪醫士劉惠之言今乃
納淵之說前旣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拂書之言臣不知其
何謂也楊一清召入內閣言請留之三邊特旨拜張璁兵部
侍郎言以璁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請罷璁并劾吏
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
書御道者言請卽燒之報可六年錦衣百戶王邦奇借哈密

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部議未覆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瑤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興大獄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勲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旣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瑤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而陛下入曖昧之辭成師保之獄豈小人言必可信大臣行必可疑耶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旣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責仕

隆等徇情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請還
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知
彝陵累官湖廣參議言爲吏多著聲績溧陽彝陵皆祠祀之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
南道御史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
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
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
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
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
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
策以圖治乎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

則外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
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
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
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
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
拷訊兵科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
簿安餘千典史築決堤數十丈人稱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
擢鳳陽知府治行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舉正德十二年進士卽以侍養

歸師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俊後大喜率羣子姪宗鑑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世宗立侃授行人母訃隕絕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刻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使臣者南海彭澤爲吏部郎無行因議禮附張學敬遂與爲腹心後京察黜學敬奏留之復引爲諭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少詹事夏言

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默計儲副事觸帝諱必與大
獄誣言同謀可禡也給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
此國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藁以
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
乃上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
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給事中
孫應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竝下言應奎
汴詔獄命郭勛翟鑿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寔帝
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伎罔令致仕侃爲民
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侃至潞河遇聖
壽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

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跡之果然中離者侃自號也歸家益力學從游者百餘人隆慶初復官贈御史俊子宗鎧自有傳侃歸數月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乎逆

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騰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赦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祿少卿希禮麻城人金黃梅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臺值張桂用事諸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以是有名楊名字寔卿遂寧人童子時督學王廷相奇其語補弟子員嘉靖七年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六母喪請急歸還朝爲展書官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

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荅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寔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卽執下詔獄拷訊鉉疏辨

謂名乃湯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至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候補判官黃直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於墓免喪疾作卒直字以方金谿人受業於王守仁嘉靖二年會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直成進士卽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教明聖鑒勤聖

學務聖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厪御史誣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名宗明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羣臣今楊名以直言寘詔獄非所以體羣臣黃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盡天下後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帝大怒竝下詔獄拷掠命發極邊編戍雷州衛赦還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化字孺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授御

史十二年冬彗星見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
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
西浙江之採大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
輒之役民間耗費不貲密戶逃亾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
激民爲盜至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千星變請悉停罷則彗
滅而前星耀矣戶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弘化言帝怒曰採珠
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弘化爲民久之
言官會薦報寢卒於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末年進士授太倉知州改國子
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世龍應詔
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

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
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
和靡然成風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
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
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黨更勅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
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
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
逐旣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旣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
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
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旣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
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

以爲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辭以禮使
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
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
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
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
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
爲一動心也頃荆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
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
方凋敝正時絀舉羸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
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
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斤爲民張延齡者昭聖太后

弟也帝必欲殺之故世龍重得罪後二年又以大猾劉東山
訐告盡斥諸刑曹郎羅虞臣徐申等猶以延齡故也世龍家
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
葬之徐申字周翰崑山人嘉靖初由鄉舉除蘄水知縣改知
上饒徵授刑部主事延齡之繫獄也申奏記尚書聶賢唐龍
言太后春秋高延齡且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
例請於帝賢等深然之獄久不決始延齡下獄提牢主事沈
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桎梏通家人出入會
大猾劉東山亦繫獄上告延齡有不軌謀憾前主事羅虞臣
笞已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
詔獄榜掠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之廷盡謫外任

而斥虞臣爲民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吏部主事好剛疾惡旣
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卒年僅三十五申旣謫官不赴歸與
同里魏校方鳳輩優游歎咏爲樂久之卒曾孫應聘字伯衡
少有才名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一年
京察中蜚語當謫拂衣歸座主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家
居十餘年始起行人司副遷尚寶司丞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選字舜舉黃正色字士尚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進士
正色除仁和知縣選蕭山縣又隣境也選治蕭山有聲十二
年冬先入爲戶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
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疑茲孟春

裕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釵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內正色是時方憂居已補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韜宗人橫甚正色繩以法韜顧以爲賢豪強屏跡縣中大理十七年召爲南京御史劾兵部尚書張

瓚奸貪事甚有跡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瓚言已未任藩臬帝以劾誣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榜掠遣戍遼東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節顯正色居戍所三十年其顛躓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初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子致仕召正色爲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卒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鼎池州知府爲治清簡早歲乞休爲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育

之舉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爲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雲南時仕者以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已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姑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廣制可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威福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且謁陵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以節抵罪逮詣詔獄榜掠永戍莊浪衛莊浪極邊

敗屋頽垣節處之甚安獨念其母自傷不克終養日飲泣母
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
病死遺言以衰經殮孝字元愛後節三年舉進士由中書舍
人爲南京御史疏論禮部尚書溫仁和王辛丑會試有奸弊
且劾庶子童承叙贊善郭希顏編修袁煒帝皆不問未幾又
劾巡撫孫禮吳瀚罷去孝兄弟分居南北臺竝著風采又
皆有至性節官北不得養母孝遂以待養歸母以哀毀骨立
未終喪卒節亦繼殞時竝稱其孝

薛宗鑑字子修行人司正侃從子也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
舉進士授貴溪知縣補將樂調建陽永朱子後復之以主祀
事歲饑賑倉粟先發後聞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

賦還任至則民爭輸課更最仍召入垣再遷戶科左給事中
吏部尚書汪鉉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鑑白其枉語具戚賢傳
其後鉉愈驕會御史曾翀戴銑劾南京尚書劉龍聶賢等九
人鉉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學士李時言鉉有私留三人而斥
其六宗鑑與同官孫應奎復言鉉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
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鉉疏辨乞休帝
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達等更相繼劾鉉鉉又抗辨且極
詆宗鑑等挾私翀復言鉉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
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帝果罷鉉官而責宗鑑
言不早又惡翀諍臣杜口語執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達
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丹宗鑑翀一桂爲民鑄應奎溥達

等級調外宗鎧狝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
鎧官贈太常少卿狝字習之霍丘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改御史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無變隆慶
初贈太常少卿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通山
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鑑劾之有詔復往最乃
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其征從之歷郎
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卽位上言寶應泚光湖西南高東北下
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堤岸不踰三尺雨霪風厲輒
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
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勅大臣加修內河培舊堤爲外障可

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堤毋使庫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無事一遇霑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出爲寧波知府請罷浙東貢幣詔悉以銀充民以爲便累遷貴州按察使入爲太僕卿世宗好神仙凡指斥道士者顧存仁高金玉納言之屬皆得罪會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樓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

黃屋紫闕衮衣玉食而能白日辨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
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最旣死監國議亦罷
明年助以罪瘐死朝用詐僞覺亦伏誅隆慶元年最贈右副
都御史諡忠節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
姚知縣徵爲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
蕩恩赦楊慎馬錄馮恩呂經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
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以爲刺
已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指凝秀爲釋氏廷杖之
六十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卽位召爲南京通
政參議歷太僕卿未幾致仕存仁困阨久方見用遽勇退世
尤高之萬曆初卒金石州人爲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

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
臣每歎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節者誤蒙殊
恩爲聖德累夫元節一道流耳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崇
秩復賜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不可配享於大廟則二人益
不可拜寵於聖朝望削元節真人號并奪得晟恩卹庶異端
闢正道昌帝方欲受長生術大怒立下詔獄拷掠終以其盲
直釋之尋偕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監財物劾奉御李興等
侵蝕狀寘諸獄後累官蘇州兵備副使納言信陽人爲戶科
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道瀛等坐下詔獄謫湖廣布政司照
磨累官陝西僉事

劉魁字煥吾秦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嘉靖

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湖州府同知所至潔已
愛人扶植風教入爲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
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
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雜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
家人粥棺以待遂上章固項奉享殿太高元殿諸工尚未告
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
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
復爲此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
錮之詔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旣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
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家
繩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趨就獄復與爵怡同

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逼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卹如制爵怡自有傳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請卹典嚴嵩格不予束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醜勲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強敵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子奪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腸第疎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詔獄已刑部坐束奏事

不寔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詔獄時束入諫垣未半歲也踰年俺荅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爲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爲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久之嵩已逐束父年衰甚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得罪已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寔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

成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毒其語言食息
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鵠噪於東前東謾
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司務何以尚疏救王
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東還其家東還父已前卒
東枕塊飲水佯狂自廢甫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
赴喪除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尋辭疾布衣蔬食
終老於家東在獄中十八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然東竟無
子當世宗晚年猜愎尤甚進言者輒得重譴二十九年孝烈
皇后大祥欲預祧仁宗祔后太廟下廷議尚書徐階以爲非
禮禮科給事中楊思忠力贊階議餘人莫敢言帝使人覘知
狀及議上嚴旨譙責命階與思忠定二人復據禮對帝益怒

竟祧仁宗階故得帝眷獨銜思忠每當遷輒報罷逾三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百斤爲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致仕卒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二十九年俺荅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中言仇鸞養寇要功帝方眷鸞立斥爲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悌帝惡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昇言內官季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眞犯奸人王相私闖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

仕帝怒命編氓口外踰月御史方新上言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爲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水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洺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情卒驕寇至輒選懦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洺水三苗不足爲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皋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爲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斥爲民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陽人穆宗嗣位竝復官溪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徐階也深劾康

并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囚而流徙已至配者所
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猶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
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儒旣復御史益發舒亦以康事
率同列劾拱拱罷又劾去大學士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鄖陽
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
兵官李世忠罪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隆慶二年儒再遷右
僉都御史理山西屯鹽吏部追論其知永豐時貪墨遂落職
閒住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聞給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廣
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右還中官章竝報
聞萬曆初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論譚綸被謫時
舉抗章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終湖廣參議

何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偕給事楊上林齊譽請召遺佚帝可之已而報罷巡視京營劾罷尚書路迎與給事謝登之御史曾佩建議節財冗費大省邊事迫命清理諸陵守衛軍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屢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呂元夔緣得錦衣總旗王松冒功襲千戶光裕皆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疏辨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王之徇俺荅請以粟豆易牛羊光裕與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旣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况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時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

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少卿愷既杖官如故尋列靖江王驕恣狀疏止大征粵寇終湖廣副使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偕同官王德沈東陳慎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未幾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罷兵部尚書趙廷瑞居諫垣未幾疏屢上言提學憲宜簡行誼府州縣職宜量地煩簡為三等皆報可俺荅入犯朝議急兵事允繩請令五軍

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
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
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已又陳禦邊四事報可再遷戶
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倭
患因推弊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
重也督撫蒞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
禮及俸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芘覆輸賄載道
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
督撫覲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
指一科十子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
也其冬巡視光祿光祿丞胡膏僞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

張與言劾之下法司按驗膏寤言元典隆重所用物品物不敢
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其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其可耳何
必精擇其欺謗元修如此遠大怒下允繩及膏詔獄刑部
尚書何熬當允繩儀仗內辦事不寔律絞帝命仍與與言杖
於廷與言奪三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繩竟死西市先是有
罵從謙者以謗齋醮杖死穆宗卽位贈允繩光祿少卿予一
子官天啟初諡忠恪膏尋以貪墨被劾誅從謙字益之溧陽
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
出治二洪有政績改官主客擢尚寶丞掌內閣制誥章聖太
后崩勸帝行三年喪不報稍進光祿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
沒歲鉅萬爲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

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齋禁
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請誣無左証帝
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
邊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發誘臣罪宥
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祿寺災帝曰此馬從謙餘
孽所致耳隆慶初卹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
之給事中王洽御史龐尚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
終不許允中太原人後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明史藁

列傳第八十六

明史藁

列傳第八十七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張芹

汪應軫

蕭鳴鳳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

章僑

余珊

汪珊

彭汝實

鄭自璧

戚賢

劉繪

錢薇

洪垣

謝廷蒞

顏鯨

王與齡

周

錢

周思兼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
召爲南京御史寧夏旣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廕子芹抗

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旣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旣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臣竊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得勢之時奸邪者多見斥於瑾得罪之後而東陽始終無患不知何術善爲身謀至此也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

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帝不省尋出爲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徽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爲海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泉袍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舉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諧諛之臣成

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
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
幾斃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土瘠
民情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
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繹騷道路應軫率壯
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卽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
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勅旨臣向
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俾受蠶事事遂寢世宗踐阼召爲戶
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
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
縱使出境是嫁患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

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戶科張璉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爲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蕭鳴鳳字子離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之同官內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

小醜輕中國瓊怒奏訐公韶中旨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間
謀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
逞忿恣辨以箝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
史鳴鳳又劾江彬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
海諸關武宗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陳官司掎克兵民
疾苦狀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
曰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遺
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爲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督廣東
學政鳴鳳督學政三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肇慶知府鄭
漳漳慙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
論坐降調已與漳相詆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

公韶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勛罪朶顏花當入寇又
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鏜中官王欣巡撫王倬鏜坐解職世宗
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戶部右侍郎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
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近聞有花
酒舖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
降勅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
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
親臨戰陣懋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
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

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
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
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不
聽帝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
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
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復杜門求決去萬
一事起倉卒至於債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
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政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
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
九十餘人官之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

高爵美

官而其儕復爲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

恐天下

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

等交章力

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

宸至申帝

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爲之鸞等

罪會諸曹

黃輦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輦等下獄杖譴之

鸞輩亦不敢

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

事中祝續從

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譖毀百端

之纒力白其

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纒多所開釋且

請蠲田租停力

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初冒徐姓至是始復焉

世宗踐阼首上

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

先定聖志次廣

言路先朝元兇難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

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

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過於權奸欲吐忠鯁慙憤之氣

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

則小人又乘之以言忠直盲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累

矣陛下誠舉邇年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

納之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

官被中傷謫崇德丞遷寧夏僉事饑民採蓮子為食之鸞

為取二封一進於帝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

者四語極切帝付之司時方大修邊牆之鸞董役巡撫胡

東臯稱其能舉以自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為順天府丞未

盜發留壇撫尋擢河用按察使卒官袁宗儒字醇夫雄縣

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興鑿既而復止宗儒率同官力諫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既又諫帝巡邊語極危切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貢州吏部尚書桂萼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未幾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賑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寬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爲孝皇陛下柰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嘉靖二

年詔廕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倖奴媮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母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竄穢儉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

勅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阡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寘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會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譽詞甚切爲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

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寮相善既秉政招之謝弗應顧濟字舟海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武宗自南都還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瀕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憂噲憂者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世宗卽位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旣浚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

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註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旣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銳等而三法司會訊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趙漢字鴻達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昌推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奏獄囚李鳳陽被旨詰責漢因言太監

崔文亂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罪文輒捕其謀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爲新政累不聽旣而言官多得罪漢言忠臣言易憤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倖而奸邪遂側目以圖之責以輕率妄言俸可奪坐以不諳事體官可罷夫以內臣私憤滅天下公言戕天下士類使中外以言爲諱相率阿徇以避中傷豈不岌岌乎殆哉已哭爭大禮繫詔獄廷杖歷吏科左給事中以疾去起故官遷工科都給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璁久專政權亦未聞求賢共濟萼有覆餗之戒鑾有伴食之誚璁有夬履之嫌乞諭鑾萼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者舊以分璁任上摘

其譌字詰之諭璫毋避趣赴閣璫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
內閣者帝卽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璫引賢無私主
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
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尋出爲陝西右參政
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子伊廣西副使年
四十卽以養父歸屢徵不起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
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言三代以下正學
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
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
禁革御史梁世驪亦言之帝下詔如僑指尋又請依祖宗故

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勿大臣勤名對又簡儒臣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帝納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僑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行戶至廢產鬻子以償惟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列營務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璫霍韜等不聽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僑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致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絕恐乘間伺隙羣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吳廷舉請召家居大臣議禮僑劾其陰附邪說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僑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

帝怒奪其俸二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畱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爲濫疏論之語侵內閣不納乾清宮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巡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爲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灃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四年三月應詔陳十漸其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

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爲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致天子以其
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積其漸一也
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
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
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
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
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
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
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
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
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

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成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
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
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采顏躄躅於遼海羌戎
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
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
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
日甚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
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鄴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
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
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
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

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在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下耳聳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閣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儉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

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入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旣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寢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會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

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與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信任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瑋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常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

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爲剴切帝不能用付之所司其所
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珊律已清嚴居官有威惠外艱歸
士民祀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臯謁祠獨顧珊歎曰此吾師也
服闋以故官涖廣東終四川按察使先是有御史汪珊者於
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畧言陛下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
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
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祠今
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
覽章奏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
驥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
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

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
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
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訑訑拒人帝頗納其說未幾出爲
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
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勻叛苗有功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
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操江伍文定不卽
議勦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並從之呂柟鄒守
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
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羣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
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物變於中而修

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爲合禮以守
正爲沽直長鯨巨鯿決網自如腴田甲第橫賜無已陛下春
秋已逾志學而經筵進講畧無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答棄
燕閒於女寵委腹心於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縉
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咸不可得矣大學士費宏
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慶王台法事聽勘
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瑋羅欽順顧
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塘許誥可代仁和章
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
兩疏始爲惶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
至謂費宏石瑋夜入楊一清門今不聞召問一清一清又久

不爲白何也陛下卽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怨
罷去今其長子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
不已并其次子及壻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
反坐此國法也願追究主使之入與告人向罪無令苟免貽
譏外蕃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爲聰等
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
代章下吏部承聰等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亂大禮且與御
史方鳳程啟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卑不
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閒住與啟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
稱嘉定四諫

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隸籍京師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

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自璧請采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多奪民業爲莊田至是因民訴遣使往勘自璧復備言其弊帝命勘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陳萬言辭黃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安磐力爭不聽明年爭大禮受杖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爲詞請定山海關稅額中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論甘肅功廕子錦衣其下參隨皆進秩鎮守江西中官黎鑑參隨踰常額中官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戶錦衣官裁革者多夤緣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孝陵淨軍于喜擅赴京奏辨安邊伯許泰戍死其子請襲祖

職中官扶安黃英先後死官其親屬自璧皆抗疏爭帝多不聽嘗偕同官劾郭勛奸僉及李福達事起復劾勛交結妖人帝以勛故降旨責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復劾總兵傅鐸并及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請起王瓊於邊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自璧最敢言所言皆權倖直聲震朝野側目者共爲蜚語聞於上吏部以資推太僕少卿不用至是科道互劾中旨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大臣幸其去無救者後廷臣屢論薦竟不召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

管廟報賽無虛口會久旱賢禱不驗沈木偶於河尾數日舟
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
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誡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
數人蓋奸民募善泗者爲之也知府萬雲鵬操下急賢數忤
之當上計有毀雲鵬者將被黜賢走吏部白其枉雲鵬竟得
免而尚書桂萼獨心異賢喪去起知唐縣召爲吏科給事中
十四年春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是時言事諸
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賢乃先事言所黜有未當者直
聽言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會參議王宥韋商臣言事件要
人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鋈被謫果在黜中賢方勘事陝西給
事中薛宗鑑因據賢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賢

還朝以鈇恣橫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爲洪等辨救孚敬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鯨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鈇意洪等竟不復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夏言柄國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賢疏陳請屬之弊帝納其言久之劾郭勛吞噬徧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鏗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悅激帝怒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

尋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說心契之及官於浙遂執弟子禮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戶科給事中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薦邊才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洙與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瓚姻戚瓚洙則夏言論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過言官言官懼勢而哂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瓚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言適罷政瓚置不問明年寇大入山西繪上疏曰俺荅方彊必爲

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專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頃之劾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且請罷吏部尚書許讚宣府巡撫楚書臬書由是去職繪兩劾言言憾之出爲重慶知府土官爭地相仇檄諭之卽定上官交薦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居家二十年卒子黃裳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命贊畫侍郎宋應昌軍務渡鴨綠江抵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黃裳追逐又連破之錄功進郎中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舉進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征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闖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輪進右給事中郭勛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勛然素知其橫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內閣夏言輩所選宮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挾前憾並斥爲民累薦皆報寢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請於巡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

太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徵授御史十八年世宗南巡册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顧鼎臣選官僚垣再疏言溫仁
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峻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湊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帝亦已從他諫官言廢黜者數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黃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璠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爲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爲民因詰責吏部尚書許

讀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者
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而御史
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出按廣東以安南款附增俸
一級未竣出爲溫州知府歲饑有閉糶者饑民殺之垣坐落
職歸復與同里方瓊往從若水若水爲建二妙樓居之家食
四十餘年年九十而卒瓊厭科舉學絕意仕進嘗自廣東還
同行友瘞死舟中例不載屍瓊不以告與同寢累日至韶
州始發之垣同年呂懷廣信永豐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
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
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
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謝建蒞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授
 吏科給事中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倡雜處請勅五城諸非隸
 教坊兩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帝惡鰲言褻請
 鹽城丞奪廷相等俸廷蒞救之被詔切責雷震謹身殿疏陳
 修省數事語直帝摘疏中說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烜
 李逢周琬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
 軍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即執嘉猷并廷蒞等下詔獄謫廷蒞
 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起故
 晉山西俄權河南右叅議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
 歸老許之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蒞隱居三十
 年從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家進六

僕少卿又數年卒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沒入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稔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賑且發內府新錢爲糴本帝悉報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楨怙惡久結掖廷中官嚴嵩父子內外應援所請奏立下爪牙率礦盜鯨欲除之與參政耿隨卿計把玉承奉王鑑罪鑑日告王所謀時嵩已敗鯨乃奏記徐階說諸大壻絕其援又盡捕王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卸府兵分屯要害地乃會巡撫胡堯臣核典楨抗旨矯勅僭擬

淫虐十大罪王護衛及諸臣命幾萬人不敢發帝震怒廢王
爲庶人錮之高牆沒其貲削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景王之
藩越界奪民產爲莊田鯨執治其爪牙魏國公侵民產假欽
賜名樹碑爲界鯨仆其碑戍其人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
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駕
龍舟所過恣橫鯨請校尉缺從兵部補册封改文臣王府進
奉遣屬吏詔册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改督畿輔學
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都督朱希孝以勾軍劾之
下部議鯨劾希孝亂法言世儒等按籍召行戶非勾禁軍此
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
詔而貧者爲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勛

貶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以試恩貢生失
與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行大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
才不報鯨按河南時黜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廣
王篆欲祀其父鄉賢執不許至是拱掌吏部篆爲考功遂以
不謹落鯨職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
寢御史顧雲程言陛下大起遺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
之夫相與冢宰賢則黜幽爲公典否則驅除異已而已近又
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斬鯨志道何也給
事中姜應麟李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副使致仕中外論薦
十餘疏不果用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入爲戶

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受業崔銑友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鄒守益徐階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澄清銓敘所推薦皆廉靜老成大學士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尙書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鑿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速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宸斷而讚等妄意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

俱調外給事中周怡論之廷杖繫獄御史徐宗魯等亦以爲
言皆奪俸自是諸司以與齡爲戒無復敢與嵩抗與齡旣罷
錦衣遣使偵其裝襍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里居角巾躬稼
圃翛然自得郡人爲作平陽四賢詩美之四賢者尙書韓文
陶琰張潤及與齡也閱二十餘年卒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
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陝西被俘民自塞外逃歸者
邊將殺以冒功鈇請下詔嚴禁有報降五人以上者賞之詔
可再按山東特改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俺荅將入
寇總督侍郎翟鵬以聞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計帝以爲
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旋改國子監丞擢吏部文選主
事坐與與齡發嵩等私屬事貶河間通判已而吏部擬擢南

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尙書許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并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鑄文選郎鄭曉三級鈇叔頤等褫職爲民廷臣論薦鈇以嵩在位不復名穆宗初贈光祿少卿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登第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籃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監司杖奴斃奄迫王奏聞巡撫彭黥令思兼讞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王故末減監司竟得復故秩苟儀民掠食所司恃之急且爲亂上官傲思兼治之作小木

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賑以錢穀車遂定入覲舉
行第一當遷州人走闕下以請乃復留一年擢工部員外
督臨清磚廠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
競走謁見非是各歎息去河將決思兼募民築隄身立赤日
中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於災進郎中出爲滿廣僉事
泲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貲財監司避不入武岡
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
思兼與揖而捫其臂曰吾爲將軍百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
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之高牆還田宅子女於民遭
內艱去官不復出居久之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

明史藁

列傳第八十七終

明史彙

列傳第八十八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馮恩

楊

曾

浦 鑲
周天佐

沈

鍊

楊繼盛

周

冕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牀上自若舉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爲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不復牒報恩請書必報由是諸曹郎謹請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恩恩曰非敢然也教國以知事本末得補參耳尚書無以難已巡

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宜宜之赫天計朝覲吏南臺例先糾
都御史汪鉉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許論列恩與給事中
林士元等疏爭之得如故猶用閩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
皇殿齋北郊下詔令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爲
邪徒恩士言人臣進言甚難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
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耳
今士風且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譎爲矯激建言得罪不惟
父母妻子自相怨尤卽朋友故舊且絕迹往來遠近相戒遂
以成俗士處今世已難乎其忠宜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
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
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漢居九重豈宜遠出郊

野願速罷二議母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
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
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謂大學士李時
小心謙抑解夢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稜戶
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乏剴斷不經之費必無禮部尚書
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
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昧幾委
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吏部尚書左侍
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諫不足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
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
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

靜有操守右侍郎黃宗時雖墮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
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容以股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
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爽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
郎林廷樾才器可取通達不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
夫右都御史汪鋹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克險媚嫉反側近
宗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夫外飾謹厚內實
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陞
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居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
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
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使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
福不壞國事不止若鋹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唯忠良

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鉞以腹心而鉞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鏗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乎敬根本之彗也鉞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恩日受撈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竝逮邦輔下獄奪其職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愈怒曰恩非專指乎敬三

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繫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以下極邊雜職而恩竟論死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鉉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爲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比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鉉

不已鉉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廷相曰馮御史無
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又好謂
鉉曰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怒廢公義夏言亦曰此豈家
私家耶鉉稍止然猶暑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
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
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
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賜下謂臣
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
祿圖報無地乃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老犬而頓意
逆鱗之戒遽陷大辟祖母吳年已七十餘憂傷之滿僅餘氣
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歟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歟

死臣茫然一孤必不獨坐其陛下哀憐置臣僻而赦臣死
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優臣不傷臣心臣被優不傷陛下法
謹延頸以俟白刃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畢賢與都
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屬宜用奏事不實律論
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成之邊徼制可遂還成
雷州而鉉亦後兩月罷矣越六年遇赦還恩乃稱治生產家
漸饒專爲德於鄉穆宗卽位錄先朝直臣恩年已七十餘卽
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爲孝子恩年八十
一卒行可旣脫父於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不第謁避得光
祿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可隨慶五年進士累官
按察使以襄彝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旣能歸躬耕養親妻操

井曰子樵牧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卽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
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
輒挾冊以誦兄爲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竝繫會代者
至爵上書訟冤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奮於學立
意爲奇節從同府韓邦奇遊遂以學行名舉嘉靖八年進士
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
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
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
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
史也服闋起故官翊國公郭勛有寵用事歲頻旱帝日夕建

齋醮修雷壇屢興工作經年不視朝而太僕卿楊最復諫死
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侍郎溫仁和張邦
奇孫承恩張潮詹事陸澆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
能寐踰月乃上疏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內而
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
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
欺罔士風人心於此頽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
以危爲安以蓄爲利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
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
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
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

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
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
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
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
歸而至於死亡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餓死八十人五城共
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
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
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
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日事土
木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

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邇者普天之下雍雍入覲孰不欲北面舞蹈以慰快睹之心哉倘未能瞻天顏於咫尺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兪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臣不意陛下睿哲理物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昇之奇邪之徒流品之濫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

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
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
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敢以直言冒天聽
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
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
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
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
而亾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
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先是
七年三月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

璵等屢疏請賀御史鄆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卽時以聞帝大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及帝中年益好祥瑞惡言者諸大臣亦每事將順中外相戒不敢言爵疏諛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得納食飲屢瀆於死處之泰然旣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救爵先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

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
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
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見校尉復至與其麥飯飯
畢卽就道其人曰盍處置家事爵遙呼其婦曰朝廷逮我我
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至復同繫鐘撫獄
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
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
急釋之家居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楊伯起之祥
至矣果三日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曆中賜
諡忠介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
周宣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

論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浦鋹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靖初召爲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已斥復用鋹疏力爭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姦貪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給事中饒秀考察黜訐鋹與同官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胤緒談省署得失鋹等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薦起故官出按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鋹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

久懲劄必淡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
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遭罪罟今勛奸大露陛下業
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加日月之照賜
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
趣縱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
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撈掠備至除日復杖
之百錮以鐵桎爵迎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
無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卹典視爵等周天佐字宇弼晉
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屢分司倉塲以清操聞
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
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

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一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比屍出獄暎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

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
穆宗卽位贈光祿少卿天啓初諡忠愍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用伉儷
忤御史調荏平父憂去補清豐入爲錦衣衛經歷鍊爲人剛
直嫉惡如讐然頗疏狂每飲醉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
帥陸炳善遇之炳於嚴嵩父子交至淡以故鍊亦數從世蕃
飲屢忤世蕃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爲反之世蕃憚不
敢較會俺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語下廷臣博議司業趙
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
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
鍊憤國無人致寇倡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

儲而合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貴
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
鍊時時搯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罵
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
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勦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
必先爲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生
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
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
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
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
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啓邊

陞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
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
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
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
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
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邦
謨諂諛贖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榜之數十謫佃
保安旣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
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
人素躑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
嵩父子爲常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

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來爲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鍊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大怒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旣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將行世蕃屬以鍊事使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邊情爲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

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獄以上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諭適長
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子順一子錦衣
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
賞意豈未愜乎取鍊子袞袞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
方急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刑時鍊所
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
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隆慶
初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書言順楷
殺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
論死天啓初諡忠愍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妬使與豎牧牛繼盛

經里塾觀里中兒讀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
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
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
卒業國子監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
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
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闕
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
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帝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
鬪固恩寵繼盛以爲讐耻未雪而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
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
寢度劉我赤子天下太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

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縶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一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出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乙只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費

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駟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任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癱。且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從。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鎰。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

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鸞所乘馬出婦服裝帝田咨諸生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縣有煤山番人制之不開民餉薪二百里外繼盛往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空帳亦舍之況煤山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工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陵已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豈甚於鸞抵任一月遂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死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

懼思所以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_覆復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帝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何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

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
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
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
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
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
下以命呂本本卽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
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
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
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
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
掌工部總兵官陳圭游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旣

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擒哈哂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號呼曰嵩悞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

惟賄嵩不得不股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

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厥衛之緝訪也
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
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
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
選旣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贖相屬有所愛憎授之
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
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
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今令子世蕃擇其有
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
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
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

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
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
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
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
怒嵩見召問二王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
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
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
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
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
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鄒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
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

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并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
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之見遂發狂論
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
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
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
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
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
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
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
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劊甚夜半而蘇碎甕
盃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顛欲墜繼盛

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至嘖嘖曰柰何
不以囊嵩而囊若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
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子祭葬任一子官已又
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貴州道試御
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
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
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冕獨抗章爭之帝震怒立下冕
詔獄榜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是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
出閣講學冕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綸言慎選侍從帝又
大怒謫雲南通海縣典史冕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數遷至

武選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語侵歐陽必進必進奏辯章下兵部冕上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効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竝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劄一藁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藁率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折之如效忠曾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

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
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
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曰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鐘
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
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
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
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蹟也必進旣嵩鄉曲圭又世蕃姻
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
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前報效者今嵩不惟咨送
軍門而且詭託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
怪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

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
疏奏直聲震朝廷嵩父子大懼力事彌縫帝反責冕報復下
詔獄拷訊斥爲民冕得罪尚書聶豹竟覆奏如世蕃指矣隆
慶初錄先朝直臣起冕太僕少卿遭母憂未任卒

明史藁

列傳第八十八終